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人民政府

2010年10月

## 素质教育先锋 地方文化名流

上海南郊的金汇镇是我的家乡，我直到读高中才离开那里。在离开家乡的这十八年里，我哪怕身在大洋彼岸，也时时刻刻怀念着故乡的点点滴滴。在我的眼里，家乡是那么地与众不同，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春华秋实、那里的人文荟萃，都让我由衷地深爱。这份爱，让我不断地追索，从认识故乡的语言、文化、历史、自然开始，我渐渐了解了祖国，看到了世界。这份爱，使我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陪伴着我来到复旦，来到耶鲁。而认识故乡，培养对自然与人文的热爱，确是与我小学时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特别是那时候参加的课外兴趣活动，那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今天，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中努力追求的目标，而我在小学时候却早已接受了最好的素质教育。而我的小学老师顾佳羽，正是一位致力于探索素质教育的先锋。

第一次见到顾老师的情景我从来也没忘记，顾老师也常提及那场景。那是我三年级的时候，刚刚从村里的小学转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就读，对新校园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一个春末的午后，我发现校园里的荷花玉兰开了。那么大那么美的花我从未见过的。不由得，我爬上墙头，弯下一个花枝细细地观看花朵内部的结构。看完了以后，还从地上捡了一片早已掉落的花瓣回教室研究。在走道上，正遇上顾老师。他见我手中拿着花瓣，就责问我是不是摘了校园里的花，破坏了绿化。当我解释以后，他非常惊讶地考问了我看到的花朵内部的结构。很久以后才听他说起，那时候他就认定我是一个“难得的可塑之材”，所以推荐我参加生物兴趣小组和知识竞赛。小学时候的那些事情都是那么的细小，但是现在回味起来，我觉得就是那些细小，渐渐地把我引导上了一条如此特别的人生轨迹。人生中有许多事物需要心怀感恩，其中一定包括顾老师给过我的这些细小。素质教育不就是在细小处建功力么。

再一次见面是在十八年以后，顾老师已经退休了，但他却仍然是如此勤勉。为了编写《镇志》到处收集材料。我居然也有幸进入“人物”列传中，接受了顾老师等的采访。在采访中我不但谈到了自己的成绩，还谈到了我对金汇方言的一些新发现。当他听说我查遍所有资料后发现金汇方言的元音音位是世界上最多的以后，如获至宝，一定要把这些材料编进《镇志》。他对地方文化的热爱可见一斑。当一年后我手中拿到那本厚厚的《金汇续志》，我禁不住感叹顾老师等一批老先生的功底。没有他们这些地方文化名流，这本方志不会有那么多精彩之笔。

一晃又过去了五年，我从耶鲁大学回国到复旦任教，受中文系所托联系金汇方言调查的合作人。我第一想到的是找顾老师，顾老师二话不说就答应帮忙。当我来到他的迎世博工作办公室，没想到他居然拿出这一大叠书稿请我写序。我受宠若惊，也惊讶于他这么多年来积累的。拿着这份书稿我读了好几个晚上，越看越有滋味。这本文集并不简单的是个人作品的收录，更是一部记录上海南郊从清末以来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掌故的传记。顾老师把他一生的坎坷经历、所见所闻和对小学教育的深刻体会，汇聚成了这本佳作。在书中我看到了清末小规模农民起义军的妥协性和幼稚性；看到了民国期间的社会紊乱和阶级对立；看到了解放后人民精神状态的焕然一新；看到了既有阴暗角落又有温暖阳光的真实江南农村社会。这一本书是研究二十世纪上海郊区社会的不可多得的素材。

此外，从我的职业角度来看，这本书还有其他许多学术价值，比如研究民间传说的演变。最值得一提的是，顾老师把两篇相似的文章都收录在了一起，即《大力士阿瑞》与《阿瑞智胜包进财》。没想到的是，我们乡间传说中的大力士阿瑞居然就是顾老师的亲爷爷。《大力士阿瑞》一文是对真人真事的记叙，而《阿瑞智胜包进财》则整理的是经过民众口口相传演绎成的民间传说。对比这两篇文章，我们不难看出：前者中的主人公虽然有异能，但却是一个优缺点共存的真实人物，生活中也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也无力以一个人抵抗整个社会的压力；而后者中的主人公则机智百出，无所不能，成为了劳苦大众快意恩仇的精神寄托。同样一个买豆饼的故事，在传说中阿瑞的事迹被夸大了数倍。这两篇文章的并列成为了研究民间故事的绝佳例子。对于大力士骨骼粗壮异于常人的真实记录也极有人类学研究价值。

当然，顾老师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教育家。他把自己那份对家乡对祖国的爱，孜孜不倦地传递给学生。这本集子中收录了多篇记录和探讨素质教育经验的优秀作品，字里行间闪烁着实践出真知的教育思想的光芒。他不辞辛苦的带领下带领学生去田间地头、到工厂社区，通过调查、实验、总结、宣传的各种活动，让学生经风雨、长才干，迈向成功的人生道路。

顾老师谦虚地给这本集子取名《拾柴集》，但我要说：这些“柴火”点亮了懵懂学子的人生，这些“柴火”架起了乡土文化的广厦。读完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有更多价值，应还在书之外。

李 辉

二〇一〇年四月于复旦